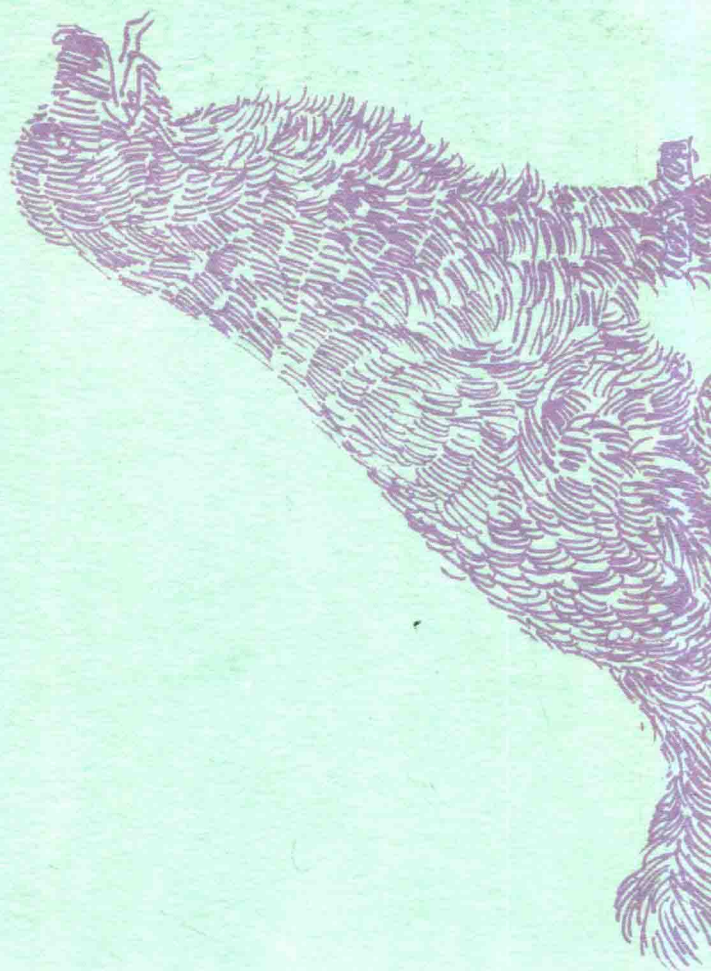


七条命
的狗



著 李西闽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七条命的狗

李西闽
中短篇小说
精选
/ 现实卷 /

著

李西闽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条命的狗/李西闽著. —济南:山东大学出版社, 2015. 8
ISBN 978-7-5607-5337-9

I. ①七…

II. ①李…

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97803 号

策划编辑:张申华

责任编辑:张申华

装帧设计:牛 钧

排版制作:任 艳

出版发行:山东大学出版社

社 址: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

邮 编:250100

电 话:市场部(0531)88364466

经 销:山东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东港股份有限公司

规 格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9 印张 25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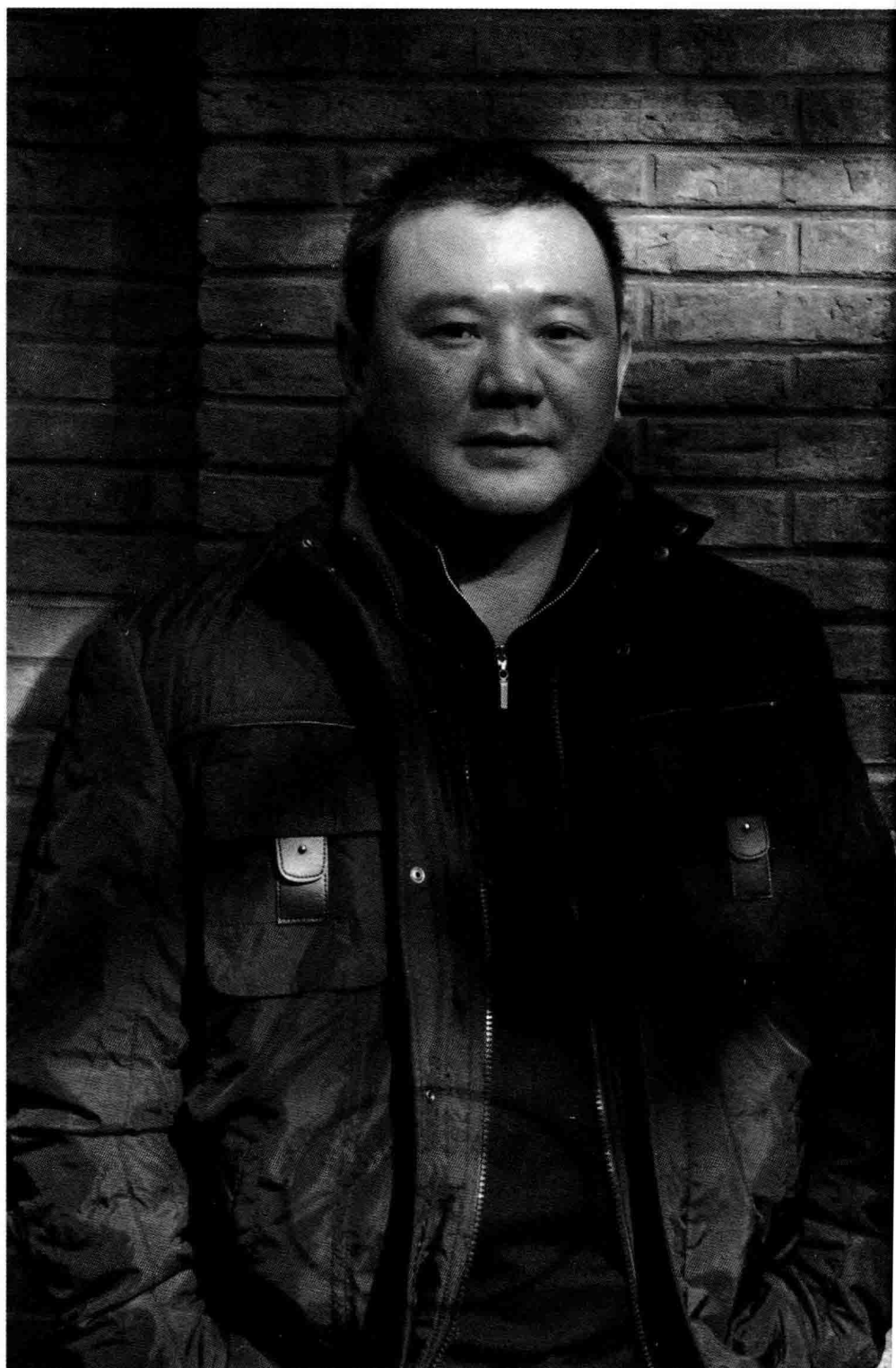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201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6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印必究

凡购本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





李西闽

著名作家

1966年11月生于福建长汀农村。

198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，

在空军部队服役20年。

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，

在《收获》《天涯》《作家》等发表大量文学作品，

出版《酸》《腥》《麻》《救赎》《好女》

《死亡之书》《血钞票》《黑灵之舞》

《拾灵者》《崩溃》等长篇小说30多部。

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中，

被埋废墟76小时，

根据这段经历写成的《幸存者》

发表和出版后，引起巨大反响，

并获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”。

目录

抵抗	/ 1
绑架	/ 32
墙上的鱼	/ 68
七条命的狗	/ 94
致命伤	/ 132
残忍的香味	/ 181
杀死一条狗	/ 191
失踪	/ 209

抵抗

1

看不见星星,也没有月亮,夜空却是紫红色的,那是被城市的光亮染成的颜色,美而妖艳,还有种扑朔迷离的醉意。街道上有梔子花香浮动。浦建设的眼光在街道两旁搜寻,没有找到梔子花。街边香樟树的枝叶在风中摇曳,飒飒作响。浦建设不再理会梔子花香的来源,继续踩着自行车,大声地唱着山歌。自行车后座上,驮着一位姑娘,她双手搂着他的腰,脸贴在他背上,陶醉极了。浦建设在这个美好的深夜,骑着自行车,穿过一条又一条寂静的小街。歌声一路散落,随风飘荡……

浦建设被一泡尿憋醒,告别了美梦。

他从床上爬起来,懒得开灯,摸索着走进了卫生间。畅快淋漓撒完尿,浦建设觉得失落,仿佛所有饱满的情感都随那泡尿注入了马桶,然后被冲走,无影无踪。他怔怔地站在卫生间,良久。身体开始战栗,他才感觉到寒冷,哆哆嗦嗦地回到了床上。被窝冰凉,他哀叹了声,想起了秦小青。窗外的夜空一定很黑,不再是紫红色。自从和秦小青结婚后,他就没有看到过紫红色的夜空。梦中情景,曾是那么真实。

秦小青就是梦中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姑娘。秦小青是浦建设的大学同学,同学四年,他们没有在一起的迹象。秦小青是公认的美女,又是上海本地人,追求她的人多了去了,没有人会把她和其貌不扬的浦建设联系在一起。将要毕业的时候,他们竟然在一起约会了。浦建设喜欢她,却没有把握她会嫁给自己,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征服她。就在毕业前夜,浦建设请她看了一场电影。看电影是老桥段,没有新意,他也没想通过看电影来得到她的芳心,看电影只是前戏。电影的故事情节对他根本就没有吸引力,他的心在秦小青身上。秦小青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银幕,脸上的表情随着电影故事的发展变化着,浦建设不时地偷看她的脸以及她亮晶晶的眼睛,他企图伸出手摸她的手,最终没有实施。他怕一时鲁莽,会造成不良后果,影响后面的计划。

散场后,已经很晚了,浦建设提出送她回家,秦小青没有拒绝,他内心狂喜,觉得机会来了。电影院离秦小青家不远,正常骑车 15 分钟可以到达。浦建设没有走那条近道,而是在一些僻静的小街上绕来绕去,他卖力地蹬着自行车,不停地大声歌唱。他唱的是老家的山地情歌,那些古老悠婉的歌谣在上海的夜色中显得不合时宜,又别有一番风味。渐渐地,秦小青忘记了时间,双手搂住了浦建设的腰,头靠在他背上,陶醉地闭上了眼睛。15 分钟的路程,浦建设用了 3 个多小时。3 个多小时的山地情歌彻底俘获了秦小青的心,不久,她就嫁给了浦建设。

想起那个有梔子花香弥漫的夜晚,浦建设心里凄凉,他想唱首山歌,可是没有人听了,孤枕难眠,这漫漫长夜该如何度过?就是在最寂静的夜里,城市的夜声还是在他耳边嗡嗡作响,仿佛有台永不停息的机器在不知疲倦地运转,它一直在提醒活着的人世界的喧嚣。他的胃部又开始疼痛,越是在这样孤寂的寒夜,疼痛来得越快,越厉害。他的胃里有条毒蛇,它不停地无情噬咬,喷射毒液,企图让他的胃以及整个内脏坏死、腐烂,不达目的不罢休。浦建设的拳头死死顶住胃部,他要让胃里的毒蛇窒息而死,尽管他很清楚这是徒劳的。他嘴里发出可怜楚楚的呻吟,接着是凄凉的哀叫,然后是愤怒而又悲惨的吼叫。他在床上

翻滚，和胃里的毒蛇搏斗，也和自己搏斗。

疼痛渐渐平息下来，浦建设喘着粗气，像被暴风雨肆虐过的小舢板，奄奄一息地在黑暗的海面上漂浮。他不知道下一场暴风雨会在什么时候来到，会不会将他打翻，将他吞没。此时，要是秦小青在身边，该有多好，哪怕只是一句轻声的话语，也会让他安慰，让他充满力量。可是，他不愿意让秦小青看到自己痛苦的样子，不愿意让她伤心流泪，她应该有更好的生活，而不是被他拖累。浦建设内心极为矛盾，他渴望秦小青的爱，又无情地拒绝。他就像一个溺水之人，希望她来相救，又害怕她会一起淹死，他不得不将她推开。

浦建设和秦小青离婚，就是因为胃里的那条毒蛇。

浦建设觉得自己被诅咒了，那条毒蛇原本在老家山区的荒野，却在某天进入了他体内。在一次出差的途中，胃部剧烈的疼痛突如其来，他痛得差点昏死过去，在此之前，他从来没有这样痛过。他没有告诉妻子，出门在外，他习惯了报喜不报忧，害怕她担心。回到上海后，他去医院做了检查。那个戴着眼镜的老医生神色凝重地告诉他，他得的是胃癌，而且是晚期了。当时，他懵了，天旋地转，颓然地坐在椅子上，一言不发，茫然不知所措。他又去了两家大医院，结果是一样的，都给他判了死刑，尽管他们都说，如果积极配合治疗，或许还有救，还能够多活几年。

浦建设内心悲哀到了极点。

他不敢将此事告诉秦小青。

而且，他下决心要离开秦小青。

一连好几天，浦建设魂不守舍，无法面对妻子。

那天回到家里，他像往常一样，在厨房里忙着做饭。浦建设做得一手好菜。婚前，秦小青父母有顾虑，生怕女儿跟了他会吃苦头，直到他在秦家露了一手厨艺，才让两老刮目相看。事实上，婚后，浦建设把秦小青照顾得很好，她在家里像个公主，浦建设把脏活累活都干了，还要陪她浪漫，听音乐、分享读书感受、看电影、喝咖啡、散步等等，小日子过

得有滋有味,尽管生活中有磕磕碰碰。要不是浦建设体内那条毒蛇,他们也许可以快乐浪漫地过上一生。想到自己的绝症,浦建设充满了恐惧和不安,觉得和秦小青美好的日子就要寿终正寝了。秦小青边看书边听音乐,优雅的样子,脸上舒坦的神情,看上去很美。饭菜上桌后,浦建设惶恐地让她洗手吃饭。秦小青洗完手,坐在饭桌前,看了看站在那里的丈夫,微笑着说:“建设,你怎么了,一副受气包的样子,这几天你很不正常呀,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?”浦建设一时语塞,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奇怪的是,这天秦小青对他做的菜十分挑剔,不是嫌肉太老了,就是说汤太咸。浦建设突然发火,端起一个盘子狠狠地砸在地上,大吼道:“你爱吃不吃,老子受够了,再也不伺候你了!”说完,他夺门而出,头也不回地走了,把惊呆了的秦小青扔在了家里。

从那以后,浦建设就再没有回过家。

某天傍晚,秦小青下班,路过一家咖啡馆,透过茶色玻璃窗,发现浦建设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亲昵地坐在一起,神情暧昧。浦建设仿佛把秦小青当成了空气,搂紧身边的美女,在她脸颊上亲吻了一下。秦小青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,脸色阴沉下来。她真想冲进去,问个究竟,但是她忍住了,她是个有修养的女人,不是泼妇。她咬着下嘴唇,快步离去。浦建设走出了咖啡馆,注视着秦小青渐渐远去的背影,心如刀割。只有这样,才能让秦小青死心,和他离婚。他清楚,秦小青眼里揉不进沙子。如他所愿,秦小青很快就和他离了婚,房子以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她,浦建设净身出户。办完离婚证,走出办事处大门,阳光强烈,浦建设两眼发黑,以后的路怎么走,心里没底。秦小青问他:“你不是说爱我一辈子的吗,怎么没几年你就变了心,她比我好吗?”浦建设没有回答她,那个女人只是他花了1000元请来演戏的,连叫什么名字都不晓得,只知道是酒吧的陪酒女郎。

2

浦建设净身出户时,体重是 142 斤,三个月后,变成了 92 斤,身高 1.76 米的他,显得瘦骨嶙峋,一阵风都能把他吹走。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浦建设,他常常问自己:你还能够活多久?

浦建设常梦见那个美好夜晚,也常常梦见死神。死神只是一个影子,没有具体的形象,有时是黑色影子,有时是白色影子,不管黑色还是白色,死神在梦中一点一点地消解他的肉体。他无法和死神交谈,无法讨价还价,死神不会顾及他的任何想法和感受,只是残酷地履行职责。他在噩梦中恐惧的呐喊和挣扎都无济于事,在死神面前,他就是一只无能为力的待宰羔羊。

一个个寒夜让他痛苦,难熬。

在白昼,有阳光的日子,他会获得一些安慰。阳光温暖地照在他灰色的脸上时,浦建设会感觉到自己还活着,还在尘世呼吸。走在上班路上,摩肩接踵的人们也会驱赶他内心的孤独感,哪怕人们行色匆匆冷若冰霜。

这天,是个阴天,阳光被乌云吞没了。他来到公司,刚刚坐下来喝了口水,胖乎乎的女秘书走过来,轻声地说:“浦大哥,潘经理叫你去他办公室一趟。”平常,女秘书对他不错,总是面带笑容,今天她面无表情,目光躲闪,而且同事们都用怪异的目光瞟他,浦建设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不妙。浦建设大学毕业后,就在这家卖厨具的公司上班,做销售工作,他兢兢业业,吃苦耐劳,创下过良好的业绩。他想,应该不会有什么坏事发生,或许是潘经理又要他出差。有时,有些别人不想去的地方,潘经理会派他去,他也不会有什么怨言。

浦建设游魂般晃进了潘经理的办公室。

潘经理坐在黑色的皮椅上,脸色红润,他抬起头,目光炯炯地看着

浦建设，脸上挂着一丝笑意。他就是生气时，也是这样，那丝笑意是他的经典表情，因此，同事们都在背后称他“笑面虎”。其实，他也算不上虎，在董事长面前，他是一条狗。浦建设清楚他的为人，却从来没有说过他的坏话，别的同事谈起，他也是一笑置之。瘦弱得不成样子的浦建设站在潘经理的办公桌前，随时都有可能倒地不起。他笑着说：“潘经理，你找我有事？”

潘经理说：“请坐，请坐。”

浦建设瞥了一眼身边的椅子，没有坐下，他也不想坐，说：“潘经理，有什么事情，你就尽管吩咐吧，我努力去做。”

潘经理装模作样地清了清嗓子，说：“唉，你应该知道，今年生意难做，产品销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0%，这样下去，公司很快就倒闭了。昨天，董事长召集我们开了个会，决定收缩成本，各部门都需要裁掉一些员工，我们销售部也不例外，这事情让我头痛啊。”

浦建设心里明白了，敢情潘经理是要辞退他。从那条毒蛇进入他体内那天起，他就惴惴不安，担心公司会炒掉他。没有人愿意留个绝症病人在公司里等死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得了癌症，目的就是要保住工作。工作要是没了，他就连止痛药都吃不起了，他还希望到年底多拿点奖金，去做胃切除手术。岂料离年底不到一个月，公司就对他下手了。这是一件无比残忍的事情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

潘经理继续说：“你是我们公司的老员工了，对公司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说实话，我也不想让你走，我心里也难受，可是没有办法。你自己清楚，今年来，你业绩平平，考评下来，你是最差的，我也不知道你出了什么问题。你留在这里，对你也不利，你还年轻，还大有作为，离开我们公司后，你完全可以找家更有前途的公司去做，也许会有很好的发展空间。树挪死，人挪活嘛，现在年轻人换工作，比换衣服还快。”

浦建设喃喃地说：“不，不要辞退我，不要——”

潘经理说：“小浦，这事情公司已经决定了，改不了了，你要是真对

公司有感情，等公司好转后，我再叫你回来，我们保持联系。”

浦建设眼前一黑，歪歪斜斜地倒在了地上。

就是晕倒在潘经理面前，潘经理也没有改变主意，等他醒转过来时，他还是被辞退了。浦建设想冲潘经理吼叫，甚至想杀了他，他浑身颤抖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在公司保安的监督下，浦建设有气无力地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放进了一个纸箱里，然后默默地抱着纸箱，离开了公司。他走出门时，回头望了望，同事们都站立起来，默默地目送他，胖胖的女秘书在抹眼泪。他脸上露出了惨淡的笑容。

走出写字楼，天上乌云翻滚，狂风大作。

他站在人行道上，像一片枯叶。他没有去坐公交车，也没有去乘地铁，而是默默地抱着纸箱，漫无目的地行走，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也不知道会不会被狂风刮走。大雨很快落下来，天空似乎被捅了大洞，雨水如注，倾泻下来，不到几秒钟，就把他全身浇透了。他没有躲雨，继续行走，雨水一直浇灌着他。走了一会，他把纸箱扔进了垃圾桶，那些东西对他不重要了，真的不重要了，垃圾桶是它们最好的归宿。他突然有个怪异的想法，把自己也塞进垃圾桶里去。他站在垃圾桶旁边，觉得自己也是垃圾。

浦建设不知怎么回到家里的，准确地说，这不是他的家，是暂时栖身的出租房，阴暗狭小潮湿，有股霉烂的气味。那腐臭味，可能是哪个角落里死去的老鼠发出来的，也许是他体内散发出来的。他觉得自己腐烂，渐渐地腐烂，最后只会剩下一具白骨。他躺在床上，浑身冰冷，不停地颤抖，他被雨水淋得发烧了。浦建设迷迷糊糊地想，就这样死了也好，无牵无挂，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

如果不是罗宗群来找他，他也许会被高热烧化掉。

罗宗群是他的同事，也是他在这个城市里唯一的好友，他刚刚出差回来，就听说浦建设被辞退了。他是个血气很足的男人，气不过，为浦建设抱不平，找潘经理吵了一架。吵归吵，还是改变不了现实，他也要养家糊口，不能因为朋友丢了工作。罗宗群发泄完内心的不平之后，就

打了浦建设的电话，想安慰安慰他，可是他的手机怎么也打不通。浦建设的消瘦，罗宗群看在眼里，因为浦建设没有告诉他得病的事情，他一直以为浦建设没有走出离婚的阴影。打不通电话，罗宗群担心他会不会想不开，出什么事，下班后，他就赶到了浦建设家。看到浦建设湿漉漉的皮鞋扔在门口，罗宗群知道他在家。罗宗群怎么按门铃，浦建设就是不开门，也不答应，罗宗群急了，不顾一切地撞开了门，看到了床上奄奄一息被烧得昏迷了的好友。罗宗群二话不说，背起他，把他送去了医院。

3

罗宗群一直认为浦建设是个笨蛋，特别在离婚的问题上，因为他净身出户。罗宗群在他离婚后这样说：“浦建设，你他妈是活雷锋呀，那房子是你辛辛苦苦赚钱买的，存款也有你的一半，你就这样都给了她，你就不为未来做打算？以后你还得结婚，还得生活。”浦建设没有解释，也不必解释，一解释，他得病的事情就会露馅，他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前功尽弃。他这样说：“只要我活着，就能够赚更多的钱，你不用担心。”罗宗群也无话可说了，浦建设就是当活雷锋，当傻子，也是他自愿的，他的选择没人可以干涉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。

烧退后，浦建设逃离了医院。

他不喜欢医院，甚至厌恶医院，医院里有种奇怪的味道，一种让他作呕的味道。在医院里，他仿佛可以看到死神，它像团淡淡的雾气，飘来荡去，寻找着他要带走的人。他还可以听到死神的冷笑，死神在嘲弄着每一个活着的人，带着那种可怕的冷漠和刻薄。

回到家里，浦建设浑身无力地躺在床上，回忆着在厨具公司短暂而又漫长的时光。那的确是段劳心劳力的岁月，他把自己的才能奉献给了公司，虽说现在公司无情地辞退了他，那些年它没有亏待他。浦建设在得病前，一直是公司里奖金拿得最多的那几个人之一。通过努力，他

买了房子，还买了车，让妻子过上了优雅的生活，还存下了一笔钱。是那条毒蛇让他失去了这一切，如果不得病，他不会离婚，也不会被炒鱿鱼，他还会在人生正常的轨道上过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。秦小青曾经说过，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钱，够生活就可以了，有爱就会有幸福。她忘记了说，不要有疾病，在这个年代，病不起，一场恶疾就可以让你倾家荡产。如果不离婚，实话告诉秦小青，他得了胃癌，她一定会给他治病。浦建设算过一笔账，动手术会花去他们所有的积蓄，接下来的化疗用药等等，就要卖掉车，甚至卖掉房子，否则就会负债累累，陷入一种困苦的生活，猴年马月才能翻身。最重要的问题是，花了那么多钱，病还不一定能治好。那样，人财两空，秦小青还能不能活下去？

浦建设没有后悔，他认为自己是个男人，在这个时候隐瞒病情，和秦小青离婚，是明智之举，是最好的选择。他深爱着秦小青，牺牲自己，不拖累她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如果哪天，他的病好了，他会回去找她，告诉她一切真相，告诉她，他一直深爱着她，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她，就是为她死，也是值得的。想到这里，浦建设嘴角浮起一丝微笑。

他从床上爬了起来，爱又让他有了动力。

他内心里有个声音在说：“活下去，活下去，相信奇迹会发生，相信你会重新拥有爱人。”

这些日子来，他一直在服中药。他找过一个很有名气的中医学院的教授，据说那个教授治好了不少癌症病人，大都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，而且还不用做手术，也不用化疗。开始时，他心里有些疑虑，教授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神？会不会是个骗子？这年头，遍地都是骗子。浦建设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念头找上门去的，要找他看病并不容易，教授每周才在一家医馆坐诊半天。排了三周的队，浦建设才看上病。老教授鹤发童颜，一副慈祥的模样，他给浦建设望闻问切，还看了他带去的片子，然后给他开了中药，鼓励他要调整好情绪，和病魔作斗争，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。老教授看病开药，价格十分便宜，这让浦建设有了信心。那些难熬的夜里，体内的那条毒蛇会醒来，饥饿的毒蛇疯狂地噬

咬着他的胃部，甚至五脏六腑。浦建设在剧烈的疼痛中醒来，忍受着巨大的痛苦，吃止痛药都无法缓解。在哀吼中，他对老教授的秘方会产生怀疑，而且，他已经对中药的味道产生了某种抵触心理，闻到中药味就想吐。

不能放弃，老教授说过，中药治疗，见效慢，一定要坚持。他走进了厨房，开始熬药。汤药煮开后，中药的味道便飘散出来，一会就弥漫了整个房间。浦建设闻到中药味，胃里顿时翻江倒海起来，他冲进卫生间，蹲在马桶旁边，朝着马桶呕吐起来，直吐得眼冒金星，头脑发懵。最后他吐出来的全是黄黏黏的酸水，五脏六腑都在抽搐。

他走出卫生间，扑倒在床上。

每次呕吐，他都希望体内的那条毒蛇被吐出来，那样，他的病就真的好了。也许这中药就是驱赶毒蛇的，它在体内闻到了药味，不停地挣扎，才导致了他的呕吐。他觉得这种想法合情合理，他要坚持把药汤喝下去，直到那条毒蛇被吐出来为止。

4

每次想到毒蛇，浦建设就会想起父亲浦海亮。浦海亮是个捕蛇人，靠捕蛇为生。

浦建设没有母亲，他不知道母亲是谁，又在何方。浦建设懂事后，问过父亲，关于母亲的情况。浦海亮是个爽朗的人，他会笑呵呵地说：“你哪有什么妈妈呀。”浦建设不解地问：“大家都有妈妈，为什么我没有？我要是没有妈妈，那我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浦海亮摸着他的头说：“孩子，你真的没有妈妈，你是从露珠上生出来的。”

浦海亮一生未娶，养大了浦建设。在浦建设懂事前，浦海亮用根背带，把儿子背在背上，去山野捕蛇。在茂密的山林里，在河滩的野草丛里，捕蛇人浦海亮能够准确地找到毒蛇藏身的地方，将蛇捕捉住，放进

严密的竹篓里,拿到镇上去卖,换些钱养家。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,浦海亮企图把儿子培养成捕蛇人,继承他的衣钵。到了浦建设上学的年龄,村里的同龄孩子都去上学了,浦海亮却无动于衷,根本就没有让儿子上学的意思。

村里的一个老人对浦海亮说:“海亮,让建设去读书吧,别耽误了孩子的前程。”

浦海亮说:“别劝我了,打铜打铁都是为了一口饭,我把捕蛇本领传授给他,够他一辈子食用的了。”

老人说:“现在蛇越来越少了,等蛇被捕光的那一天,我看你们吃什么。”

浦海亮说:“蛇怎么会越来越少,只会越来越多,你看现在水土保持了,山林越来越茂密了,蛇也多起来了。”

老人说:“原先,我们这一带的山里有老虎,有豹子,现在还有吗?”

浦海亮说:“老虎是老虎,蛇是蛇,不能相比较的。”

老人说:“你胡搅蛮缠,不让建设读书,不就是怕他以后考上大学离开唐镇,不会回来给你养老送终了嘛!人不能这样自私,为了一己之私,害了孩子一辈子,他以后会恨你的。”

这话说到了浦海亮的痛处,他不和老人争论了,悻悻而去。

浦建设虽说跟着浦海亮一起长大,他见到蛇还是十分害怕。他不光害怕蛇,连蚯蚓、黄鳝也害怕,那些滑溜溜的东西总是令他毛骨悚然。为了锻炼他的胆子,浦海亮会抓些小毒蛇,把毒牙拔掉,让他玩耍。他看到蛇,就躲着跑开。五大三粗的浦海亮扑过去,像拎只小鸡一样将他抓回来,一手抓着他,一手抓着小蛇,在他眼前乱晃,更可恶的是,浦海亮还把蛇放到他的脖子上。浦建设吓得魂飞魄散,哇哇大哭。晚上,浦建设会做噩梦,在梦中大声呼救,说他要被蛇咬死了。浦海亮无奈,只好等他长大点,再让他接触蛇。

可是,他到了上学的年龄了,还是怕蛇。浦海亮带他上山,进山林里捕蛇,让儿子坐在一棵老松下等他。浦建设坐在老松下,百无聊